

# 桃花源妇女

林茨著



简直难以置信，主人正为我准备一次传统的瑷尼式按摩。两个轻女子洗浴后，在众目睽睽下上了我的床，置我大惊失色于不顾，既镇定又友善，按既定姿势，一左一右，蹲在我首尾两端，我感到木榻有随时被压塌的危险。原来“原汁原味”的瑷尼式按摩是异性间手足并用的踩踏揉擦，与我见过的商业性按摩相比，不能不说别有风味。但更令我受宠若惊，万不敢当。虽然除我之外，在场所有的人都以为，瑷尼女子都心甘情愿受农夫也不失为非常不错。

以厚爱的待遇，并有乡、村干部再表示美意。我甚至不反对，从这件事看，在蜜谷做个





# 桃花源妇女

林茨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建华  
总体设计：张志伟  
版式设计：守望者设计工作室 于 越  
责任印制：韩君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源妇女 / 林茨著.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4.2

(大地纪事丛书 / 祝勇主编)

ISBN 7-5032-2246-8

I . 桃... II . 林... III . 游记—西南地区  
IV . K928.97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937 号

---

**书 名：桃花源妇女**

---

著 者：林 茨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 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cttp@cpta.gov.cn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24 开

印 张：8

印 数：15000 册

字 数：15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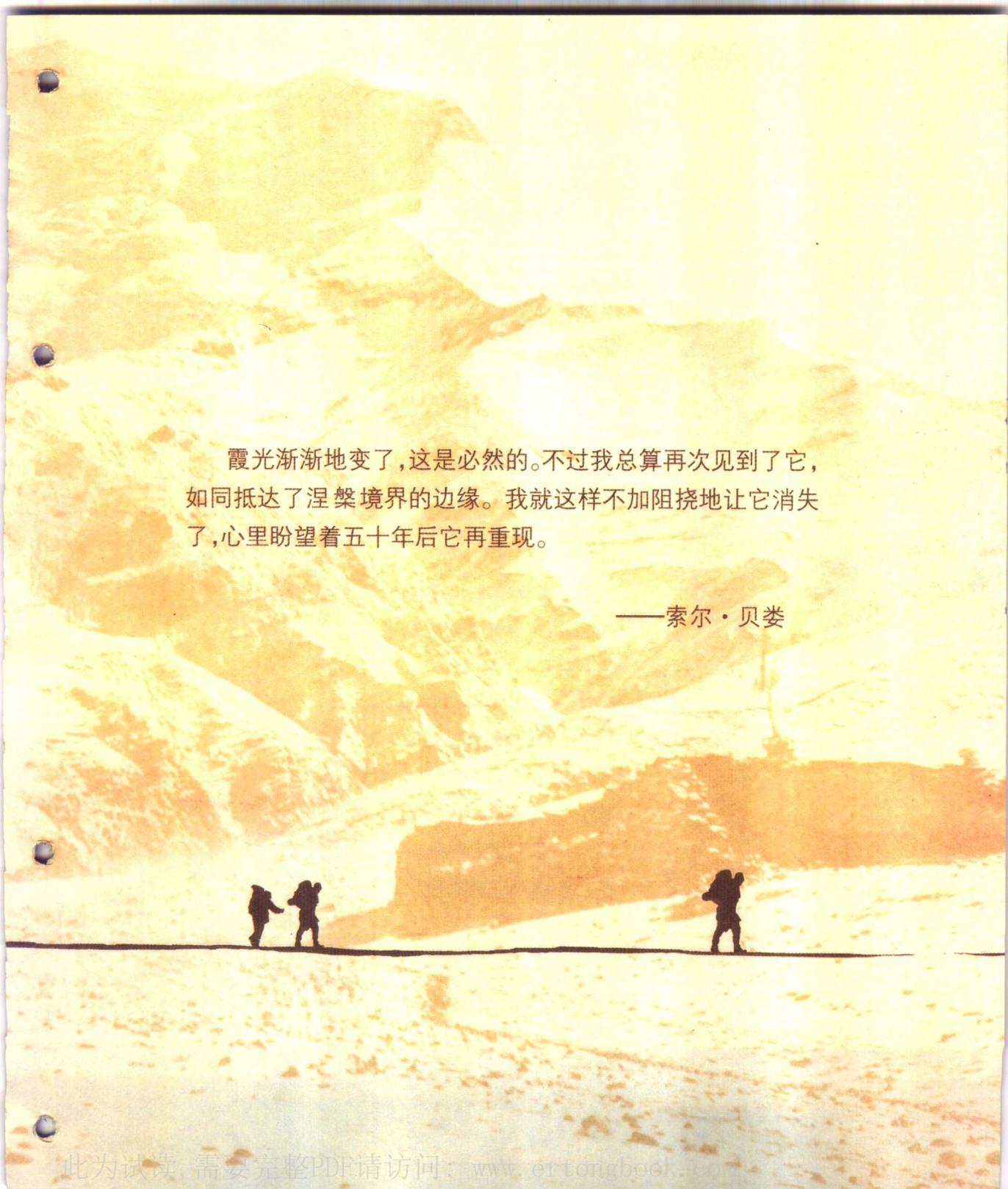
定 价：36.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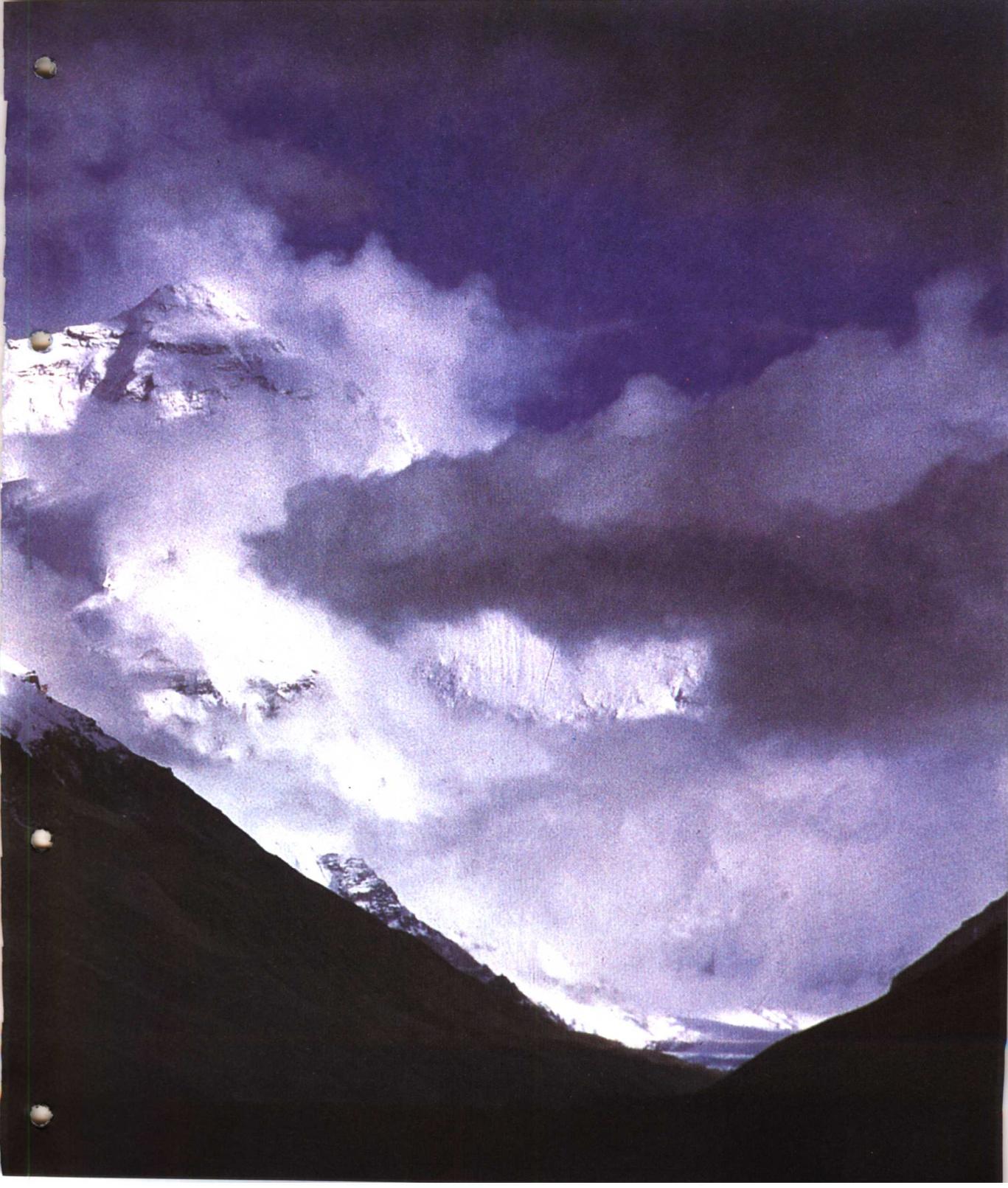
林茨，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所，从事艺术史和视觉艺术研究。喜独自旅行和探险，作游记和素描，后开始拍照片。主要作品有《百褶裙》、《福音谷》、《芒果树》等。

PB25102



霞光渐渐地变了，这是必然的。不过我总算再次见到了它，如同抵达了涅槃境界的边缘。我就这样不加阻挠地让它消失了，心里盼望着五十年后它再重现。

——索尔·贝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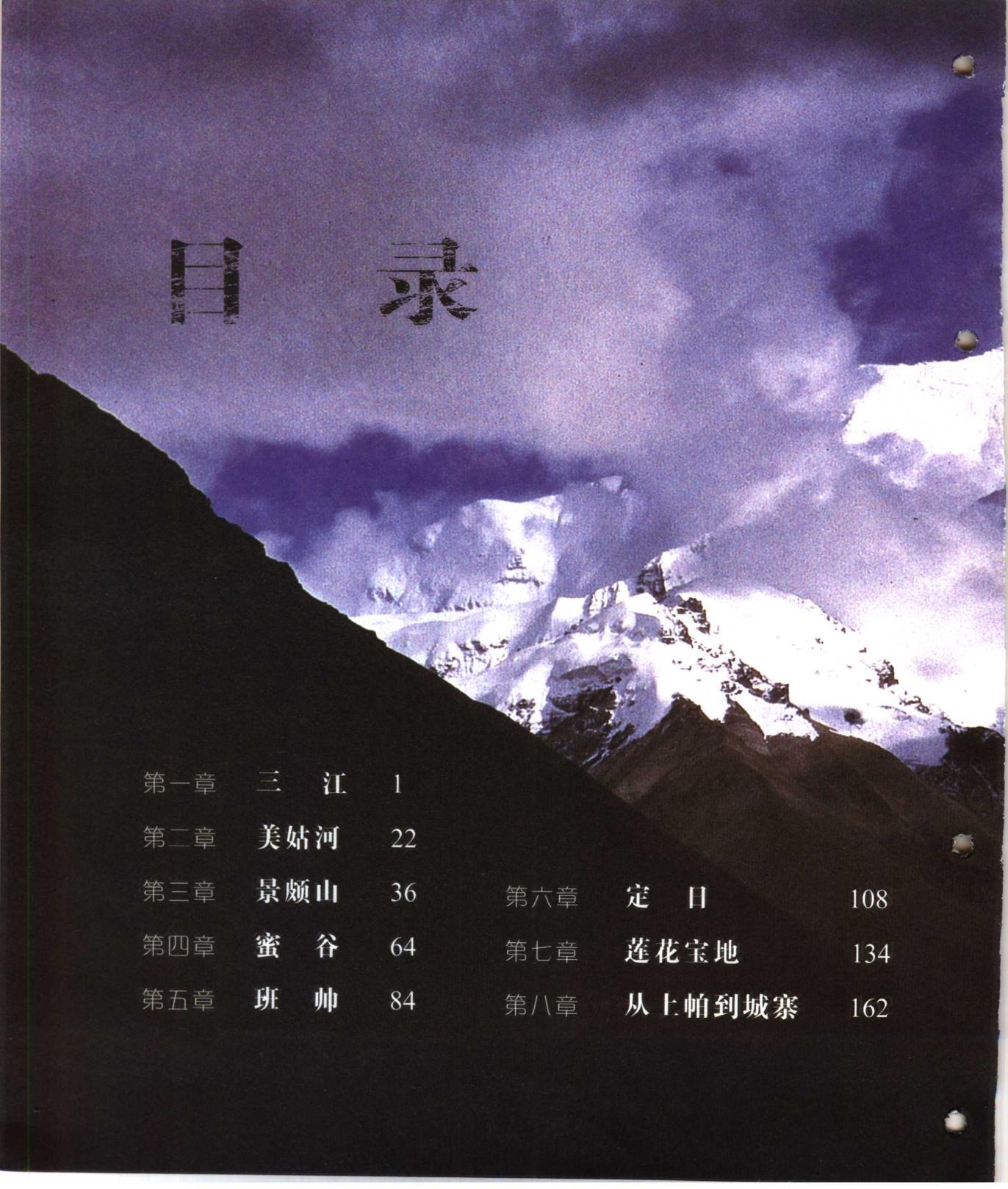


桃花源妇女



# 三江





# 目 录

第一章	三江	1
第二章	美姑河	22
第三章	景颇山	36
第四章	蜜 谷	64
第五章	班 帅	84
第六章	定 日	108
第七章	莲花宝地	134
第八章	从上帕到城寨	162



我在什么地方，不是报纸就是流行的期刊上，不止一次得到这样的告诫：怀旧是要不得的。“当你怀旧时，你就开始衰老了。”大多数人理智地避免怀旧，他们与我一样被告知，怀旧是身心即将老去的征兆。

十年前的一天，我躺在一张摇晃的木床上，迷惘，又有点魂不守舍。唯一能做的，就是放纵自己，沉沦于已逝往事的追怀中。我身边的被褥散发着湿气，隔着不到一米距离，对称地放着另一张木床，紧挨着的墙壁上露着裂纹和水渍，墙上仍散发着粉刷后的石灰气息，有的地方却已开始剥落，墙顶与天花板连接的地方布满蜘蛛网。那张空床上方有一扇窗，窗上的玻璃好在是齐全的，只是窗框与墙壁间的缝隙过大，夜间成群的蝙蝠从中飞进来。一连几个白昼都被灰蒙蒙的雨雾笼罩，从窗子看出去，能见度在一华里以内。

那时我还不知为老之将至忧烦，这是在桂北山区一家乡村旅社的客房里。两年前我得到在美术学院念书时的同学L的死讯，他成为纽约一起街头暴力事件的牺牲品。我这位亡友生前不乏雄心和才情，我们的私交一直不错。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为我赴美的事奔走，直到今日，想到这一点，我仍难以抑制内心的感激。“你应该把所有别的事先放在一边，”他在信中说，“只有到了这

◎左页图：马胖鼓楼。  
[1993年 广西三江]



边,你才知道人的创造力能发挥至何等程度。”他在结束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硕士课程时,将包括其本人作品在内一大堆毕业生作业照片寄给我。我就近将它们送到一家杂志社发表了,L来信代表那帮学生说,能在中国“一流”杂志发表作品,真是皆大欢喜,喜出望外。他同时再次敦促我抓紧办赴美的事情。

有一点我不大忍心对这位昔日同窗说,在那段时间,即二十世纪临近结束之际,我对曾经神往的由财富和技术构筑的“世界图像”的热忱,已在一天天减退。我之所以尚未完全放弃前往那个神奇国度的努力,已不再是因为它的神奇,以及它在保障个人价值和创造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方面所具有的吸引力,我之所以仍想到美国去,主要和真实的理由是,我仅有的、已逝的、永不复返的“青春期”所有公开和未公开的密友,已在不知不觉中,不约而同齐聚大洋彼岸,我是唯一的落伍者。就像从一棵树上吹落的树叶,尽管经历的路程各有不同,或顺利或曲折,最终都飘飘然落入一汪池水,聚集在水面上,优哉游哉;唯有一片树叶落在某个沟坎里,或卡在某个缝隙中,眼睁睁看着从前的同伴,那些重聚者甚至在谈论着缺席的自己,而我只能被动、孤独地接受并非期待中的命运。

L与Q都是我在杭州西湖旁那所历史悠久、勉强可以说著名、现已不复存在的美术学院的同学,所不同的是,L属公开的狐朋狗友;Q是我暗恋的对象。“暗恋”一词过去我是说不出口的,我暗恋Q反使她成为极少数我几乎从未交往的校友之一。在与女人打交道方面,我是个傻瓜和懦夫,L意识到在这件事上他对我负有启蒙之责。我们屡屡在傍晚潜出校外,L通常的装束是,七十年代式披肩发,即当时还活着的John Lennon 及其乐队成员的那种发式,一条色泽不太纯正的工装牛仔裤,一双黄色或深棕色方头皮鞋。那时留长发和穿牛仔裤,基本上仍限于流氓及艺术学院的学生。不过L的标志性形象还不在此,当我们离开校园,L就脱去上衣,将腰际以上部分完全裸露。以今日眼光看,这样的装束很不文雅,甚至可以说粗鲁,像当年的义和团。L看似不经意的装



扮其实是精心而为的，上身不穿衣服可以突出那条独一无二的牛仔裤的紧身效果，那条裤子的几个部位涂抹上了作画用的油彩。L将不少工夫花在了完善他的肩头肌和胸大肌上。在那座燠热、黏湿的城市，我们就这样大模大样地出入当时仍显得土气的杭州城各公共场所，包括电影院、酒吧、廉价餐厅和永远为人津津乐道的西湖的各个景点。

我对从来自上海的这位“老大”身上增长见识方面怀着期待，他却沉迷上一部电影。现在说出那部电影的名字很难以置信，它是由徐玉兰、王文娟老艺术家主演的越剧故事片《红楼梦》。该片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杭州再度公映，盛况可谓空前绝后。为连续、翻来覆去观看此片，守在电影院门前等待、抢购退票，是我记忆中仅有的同类经历。事实上，对那部起

◎右页图·手拿扁担的农村妇女。

[1993年 广西三江]



码一半台词都听不懂的地方戏，我远未达到 L 那种沉迷程度。

在一个夏日将尽，已感到秋季凉意的晚上，我们从南山路旁的“柳浪闻莺”泅渡到对面的“三潭印月”附近一座小岛，有几个姑娘等在岸上。我对 L 说，我现在听见越剧念白和杭州话就发腻，你若能把 Q 约到此处，才算有本事。这是我首次跟别人谈到她。Q 也许不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女孩，她给我的印象优雅、华贵，有一种神秘的大家闺秀气质，远远地就令我辈自惭形秽。即使今日，加上几乎半生的阅历，所记住的异性，仍鲜有出其右者。

看来，你是又一个。L 在暗中看了我一会，嘲讽地说，我对他的反应并不感到惊讶，不过，尽管闭目塞听，以我的直觉，Q 没有给我们中任何人机会，她以一个出其不意的举动宣告了所有想入非非者的末路。鉴于平日她给人的印象，其所作所为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爆炸性的。毕业前夕，她突然抛弃学籍，宣布将与在北京的一位美术界泰斗级人物结婚。毕业典礼少了 Q，很多人怅然若失。那时她已返回老家上海，不久后去了纽约。同样的毕业仪式的缺席者，L 因“自由化”问题被校方除名，几年后也去了美国，出国后他与 Q 倒彼此成为常客。Q 与 L 殊途同归别有意味，前者是模范生兼淑女；后者是叛逆者。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L 再度充当了叛逆者的角色，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大批判。

我仍记得二十几年前在杭州胜利电影院门前 L 的样子。一张当时大面额



的十元钱纸币醒目地在一名长发、赤膊的青年手中飘拂，电影已开映，其他等退票的人都放弃了，只有 L 不为所动，他目光炯炯地搜索着迎面而来的每个人。天已昏黑，路灯初放，八十年代初的杭城，依旧像个穿土布中山装的乡村秀才，在斑驳、古旧并散发着某种气息的街头长吁短叹，我那位骄傲、前卫的同窗，即使隔着暮色，不必借助视觉，我也仍旧感觉到由一种热忱激发的能量，终于，在我完全失去耐心之前将一张退票吸到了他的手中。因为我曾经对连续三遍以上观赏那部地方戏曲的必要性表示过疑问，他不由分说将我连同刚到手的票推入了影院的剪票口。

我在电影结束后再次见到 L，他在电影放至一半时才得以进场，但并不因此懊恼。对在画室及展览会上知道 L 的人来说这算个秘密，饰演贾宝玉的徐玉兰是他的偶像。

L 给我的最后的信中夹着他本人的一幅近照，此时我们已阔别了将近十年。照片上的 L 看上去已像个真正的牛仔，照例穿一条涂抹着油彩的牛仔裤，但新英格兰明媚的阳光令他今非昔比，仿佛更年轻和爽朗，笑容也灿烂了许多。鼻梁上的墨镜很好地弥补了其固有缺陷，L 的眼睛锐利，但不漂亮，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比较别致，就像迪斯尼设计的花木兰那



样，斜吊的眼缝，睛如点漆，他的中亚式鹰钩鼻在中国人扁平的脸上显得生硬和突兀，那副墨镜平衡了这一切。这是能给亲友，首先是他的家人——我衷心祝 L 的双亲平静、安康——带来极大欣慰的影像。美国真是适合他待的地方，我想。他的成熟、恬淡和惬意，令尚在漂泊的我产生新的焦虑。我那时刚离开江南落户北京，除此仍一事无成。从那幅照片上我甚至读出美国式的、由于优裕而产生的宽容。他当然不再像当年的“愤青”那样裸露上身，一件编织得极优雅的驼色毛衣与他的笑脸同时沐浴在光线中，很好地衬托出他的肤色。还有更优雅的，一座乡村式壁炉在他的右下方，给画面带来温馨气氛，我知道那是合他口味的装置。

L 出国前只在杭州和老家上海小有名气，在纽约“功名”方面是否有进展我不得而知，但他死在旅美华人中引起很大轰动，其影响至今犹在。我一直坚信，无论是天赋，还是就在将艺术这条路走到黑的决心而论，L 在我们这代人当中均属凤毛麟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名字后来仅仅在涉及诸如“艺术家的窘境”及“街头暴力”一类话题时，才会被人想到。我收到那封带照片的信后一直未回信，关于他的最后消息我是在报上看到的：纽约极平常的一天，L 和妻子像往常那样到该市某公园附近的街头，为游客画像（那是他们的一条主要谋生途径。有一次 L 曾不无兴奋地将他一日街头画像所得，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夹在一封信中寄给我，这件事我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酸楚。所幸的是，事后我把那张钞票用在了 L 的事情上，我将它交给一名杂志编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令 L 和他的同学都 happy 的那次刊登）。回到纽约街头，在那个午后也可能是清晨，一个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要对 L 的妻子非礼，L 试图阻止，那名愣头青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连眼也不眨一下，就朝他开了一枪……

我不能想像当时的场景，我与 L 的妻子只有一面之交，她的美丽和嫁一个艺术家的满足感给我的印象却永难磨灭，我已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环顾周围的世界，我实在不能确定，在这个时代，是否还有这样古典式超凡脱俗者。所以，

我真的无法想像当时的情景。总之，一切与那张照片上的气氛形成了太大的反差。

一九九三年春一个白天，我在桂北一山乡旅社思绪起伏，当然不只是怀旧。那是我的一个转折期，我对“现代性”失去从前的热情，与导致我的朋友死亡的那起突发事件并无关联，重要的是，世界日复一日，每时每刻都发生着改变。我从对文明充满憧憬变成沉迷于怀想和诗化“已消失的”简朴的人，对这一改变我说不上是高兴还是失望。我的困境盖因我的天性，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无关。事实上与 L、Q 他们一同赴美的人许多已功成名就，也不乏有人衣锦还乡，我时时从电视上看到这些与我们有相同经历和记忆的人，以贵宾身份纵论天下，似乎他们早已脱胎换骨。至于我本人的落伍，我也认真从自己身上找过原因。作为已经过去的那个贫乏时代的亲历者，我们曾经挣扎着赶最后一列徐徐开动的快车，并幸运地挤了上去。它本是通向幸福彼岸的“平台”，我的问题是，上了火车才发现自己不是应该搭乘那趟列车的乘客。火车驶往的目的地与我无关，而我也不想回到起点。沿途的景色美丽而陌生，我在中途下了车，没有目标，仅仅基于对某一瞬间美景性质的感悟。

坐火车漫无目的地游历，确实成为我的一种排遣方式。我不能肯定，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是否有像我一样的人。我不是索尔·贝娄笔下的“雨王”汉德森，那个心里喊着“我要！我要！”实际上什么也不缺的百万富翁，只要心血来潮，就可以飞赴非洲土著部落，“寻找人生的意义”。我一无所有，连当艺术家的梦想也破灭了。只能像当年与 L 一同嘲笑过的老“蠢材”一样，平庸地充填自己的履历，以在一家四平八稳的“事业单位”苟且偷生。当我对自己的这一切实在不能忍受，就买张最廉价的火车票逃之夭夭。我当然去不了非洲，好在我们的国家已足够辽阔。

我在那家山乡旅社待到傍晚，雨也停了。我的同伴从田野返回，他是南京的摄影师，有任务在身，专为拍摄这一带侗族民居而来。他身体庞大，手脚



笨拙，光背负的行囊，也差不多等于再加一个人的分量。每当他登上山乡旅社那狭窄、摇摇欲坠的木楼梯时，都引起伙计们的恐慌。他们在暗处忧愁地瞧着他，害怕他将整个楼房踩塌。

“情况怎么样？”我问了一句，算是寒暄。

“不错。很好，非常棒！”摄影师不善言辞，每当问起他的工作，得到的总

◎图：白面寨的红瑶。  
[1993年 广西龙胜]

是最乐观的答复。他尤其喜欢挑选过火的字眼，形容他独自遭遇而又被我错过、并且无法查证的绝妙的一幕。

“猜我看见了什么？”他继续道。

“一个葬礼场面，在雨中！我在陕北、湘西、皖南都拍到了同样的场面，好玩得一塌糊涂，简直可以做个专题。”他将背囊卸在平行的木床上，那张床发出呻吟声，就像他本人躺在了上面。

摄影师——我还是叫他的名字好些——李玉祥在楼上走来走去，为拍到葬礼场面兴奋不已。那天对他又是极充实的一天，他因一个时期专拍“老房子”，后来出了名。此前一天没有下雨，我们呆在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政府招待所。离县城约十五公里有个温泉，被开辟为度假村，通向度假村的公路沿一条叫“桑江”的河修建，公路上每天有城里人、外地或本地的官员以及富人坐的汽车穿梭往来，据说，旅游业给这个自治县带来了致富机会。从县城到温泉，途经地段是红瑶的主要聚居地，政府为此专门划出一个“泗水乡”，负责其行政管理。广西人说，瑶族是个民族秉性不易改变的民族。从县城坐车到温泉度假地从泗水乡穿越的游客，透过车窗，不时可以看见

